

【了如指掌·人物馆】

了如指掌



肖邦传

音乐地平线上最闪亮的流星

【匈牙利】弗朗茨·李斯特 / 著 阿念 /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肖邦传：音乐地平线上最闪亮的流星

[匈牙利] 弗朗茨·李斯特 / 著 阿念 / 译

Life of chopin:
the Brightest Meteor on
Musical Horizon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邦传:音乐地平线上最闪亮的流星/(匈)李斯特著;
阿念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人物馆)
ISBN 978-7-5392-7247-4

I. ①肖… II. ①李… ②阿… III. ①肖邦,
F. (1810~1849)—传记 IV. ①K835.13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396号

肖邦传:音乐地平线上最闪亮的流星

XIAOBANGZHUAN: YINYUE DIPINGXIANSHANG ZUI SHANLIANGDE LIUXING

作者:【匈牙利】弗朗茨·李斯特
译者:阿念

出品人:傅伟中
策划:周建森
组稿编辑:万哲
责任编辑:万哲
特约编辑:杨文建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8.5
字数:129千字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7247-4
定价:1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3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序言 / 1
////////////////////	第一章 / 7
////////////////////	第二章 / 17
////////////////////	第三章 / 35
////////////////////	第四章 / 49
////////////////////	第五章 / 63
////////////////////	第六章 / 83
////////////////////	第七章 / 99
////////////////////	第八章 / 111

序言

对那些赏识天才、乐于分享他们的痛苦和欢乐的人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传记。这部传记简要地记录了肖邦这位飘逸、敏锐、精致的现代音乐诗人独特而浪漫的一生。该传记的作者弗朗茨·李斯特同样也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很少有像李斯特那样伟大的艺术家去从事关于艺术的写作，离开充满着声音和色彩的世界，来到这个冰冷的语言之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哪怕是暂时离开自己的圣殿，耐心地擎起他的天才之火去照亮阴暗的陵墓，以此表达他对肖邦的仰慕。

让人感兴趣的是，他那统治琴键的灵活而又有力的手指该如何控制他的笔，一位音乐家要怎样像普通人那样去感受，一位艺术家又怎样去评论艺术。李斯特是一位学识渊博、富于想象、修养深厚的艺术家。他的著作语言优美，充满激情，字里

行间散发着诗人一样的热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的音乐评论精美敏锐，没有乏味的技术和科学术语，评论中总是闪烁着慷慨的天性中诗人一样的热情，蕴含着深刻的辨别力和鉴赏力。那是一个充满堕落的竞争和恶意的嫉妒的时代，而他所著的《肖邦传》充满了对肖邦深厚的情感，让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爱的见证吧！

该书的读者不可能对艺术一无所知。书中微妙的分析和说服力对文学鉴赏大师们有很强的吸引力，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奇异的音乐世界，相比之下，这个神奇的世界对人们来说是如此陌生。所有可以思考或感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定要有音乐知识。

肖邦的作品现在非常流行。每个人都想得到并尝试演奏他的作品。而人们对他独特的风格和作品所需要的演奏技巧又知之甚少。他的作品形式基本上很完美，没有抽象的概念。它们来自作者

的灵魂和他一生所经历的事件，洋溢着个人和民族的气质，李斯特理解肖邦，不论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位艺术家。肖邦也喜欢听李斯特解释自己的音乐作品，肖邦还亲自向这位钢琴大师传授他独特的主题和起伏的节奏中蕴含的秘密。书中的评论涉猎广泛，风格高雅，对数以千计的演奏者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往往是花了巨大的精力去演奏他那些复杂的作品，而结果还是徒劳，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掌握作品表达的复杂程度，所以常常不能正确地演奏。

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对他充满了生动的想象。他们并没有全都演奏他的作品，但是都非常喜欢用心揣摩他的作品。他们知道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这里，他们会找到走出这个音乐迷宫的钥匙。这里介绍了肖邦一些最好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人民的心声，他用巨大的艺术力量使他们的痛苦、欢乐和狂想与世同存。毫无疑问，肖邦是波兰的钢琴诗人，要全面地了解他，必须

首先了解他如此深爱的祖国，他勇敢、高傲而又不幸的祖国。李斯特对此深有感触，他兴致勃勃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波兰的速写。与枯燥的历史记录相比，我们从他的图画中了解更多那里奇特的风俗。他对波洛涅兹和玛祖卡舞曲的介绍富于哲理和历史的精华。这些舞蹈发自波兰人的内心，表达了他们的尚武精神，以及对男性高贵魅力的自豪感，对女性的温柔、奉献和微妙的顽皮的热爱。

它们当然成为肖邦最喜爱的音乐形式，他非常珍惜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李斯特对这些舞蹈的评论也体现了他对这种起源于民族性格的舞蹈的深刻理解。他的评论语言华丽精确，更像一幅精美的画面，而不是冰冷的词汇组合。它们像一幅辉煌壮丽的图画。李斯特精准地认识到这种民族个性的表达形式已深入波兰人民的内心世界，他通过这位伟大的波兰艺术家去体会他们的变化，用肖邦一样敏锐独到的眼光去观察他

们，用爱的艺术去分析他们，用浪漫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去描述他们。

对那些用肖邦的精神去演奏他的作品的人来说，语言的描述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进入他像诗人一样的内心世界，用这位“不可思议的灵魂心理学家”的音符去体会他跳动的情感。这是一位在看不见的声音世界里的勇敢而独特的探险家。我们向他的天才致敬：

啊，欢乐，万众的欢乐！

他们是艺术最纯洁的选民，

纯洁的艺术赋予他们神圣的权利，

他们在心中建起艺术的圣殿，

他们唱着注定要实现的预言，

清廉而圣洁地活着，

让永恒的圣殿发出不灭的光芒，

艺术的光辉照耀着他们，

让他们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

陶醉在艺术带来的无尽欢乐中，

站在精神世界之巅，

那里的圣殿被星光照耀，

献给伟大时代的儿子们！

席勒

书中记录了那些短小而精美的诗篇，诗歌的作者包括德国诗人海涅、迈耶贝尔、阿道夫·诺里、希勒、欧仁·德拉克罗瓦、尼姆切维茨、米基维茨和桑德夫人（Heine, Meyerbeer, Adolphe Nourrit, Hiller, Eugene Delacroix, Niemcewicz, Mickiewicz, and Madame Sand）。在肖邦忧郁而短暂的一生的最后一天，那些爱戴他的朋友们悲伤地守在他的身旁，美丽的戴尔菲·波托卡伯爵夫人，他钟爱的妹妹路易丝，他忠诚的朋友和学生M.古德曼以及李斯特。

为了此书能被大众接受，译者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对肖邦的热爱。每一页翻译稿的背后都没有任何利益的驱使，只有译者强烈的渴望，渴望我们的民族能更多地了解音乐，能更充分地理解李斯特的慷慨和雄

辩的语言。他们应该懂得珍惜和热爱这种敏锐的火光，一个不幸的天才更加巨大的创造力，一位令人尊敬和爱戴的艺术家——肖邦。

李斯特或许还在拜访当代的我们。我们也许还能听到这位绝顶的钢琴家在陵墓中用白色的琴键奏出的肖邦的那些阿拉贝斯克短曲和起伏多变的旋律。我们应该准备好去欣赏这位艺术大师演奏他所热爱的肖邦的作品，准备好去迎接他为我们带来的像巨人一样发出的和声，大力神一样有力的刻画，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烈火。这种震撼绝不可能出自平庸之手！正如李斯特那些热烈的崇拜者们所说的，“死亡前要听李斯特”，这是一个聪明的建议！

为表达对肖邦的感激，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无数的至圣和纯洁的享受，感谢他为人类创造的这些财富，通过他神奇的魔力，人类的不幸和痛苦都化成了永恒的魅力，译者在这里号召所有美的崇拜者“贡献出一块石头，放在肖邦这座越

来越大的金字塔上，纪念这位最伟大的现代作曲家”。不，应该用充满感激和生命的灵石——在被启蒙的心灵的感激中生成的结晶。

他的音乐无处不在

上帝如此欣慰
把他的音乐送往天堂
赋予它们更高的价值
一轮崭新的创世取代了过去
用甜美的歌声
解释着上帝的魅力

第一章

肖邦的风格和改进；第二协奏曲的慢板；葬礼进行曲；肖邦作品中的心理特征

虽然所有的艺术家都为肖邦感到惋惜，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为他感到悲痛，但我们还是质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生活在能够评价他真实价值的时代，或者他很可能在将来还可以获得同样高的评价——虽然我们对失去他是如此的哀痛。

“没有一个预言家可以预言自己的祖国。”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预示未来，也就没有人相信在当代仍会有预言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未免过于武断。现在年轻的艺术家可以抗议“反对进步”，

他们习惯于用过世的人来攻击现代的人，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时间能够证明真正的价值，时间能够揭示内在的美，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其他类似的艺术尝试。

艺术的多样性如同变幻的魔法，他们的魔力来自艺术家的灵魂，注定会唤醒那些沉睡中的激情，使人可以感受、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触摸到。因此，天才才是新形式的发明者，他们使这些形式更适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感受虽然还不能被普通人所体验，但正是艺术家直觉中的创造力首次用魔法将它们唤醒。有些艺术仅仅通过感觉就可以产生情感，无须思考和反射，其中出现的非传统的形式和新模式不会被立刻理解，甚至理解那些非常独特的作品会是一种障碍。这种被唤醒的奇特印象所产生的新奇会让人们感到吃惊，不，应该说是惊愕。这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让他们去听一种他们不知道的语言，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宣布该作品是一个被荒蛮部落使用的词汇。纠正人们的错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很多人拒绝研究这种作品。那些更年轻、思想更活跃的人不易受到传统的束缚，他们首先会出于好奇，然后会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这种崭新的风格中。他们最后会说服抵制他们的公众，使他们最终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结构和目的，然后给出公正的评价，承认作品中深藏的美感。因此，思想解放并且不妥协于传统的音乐家都会感到很无奈，他们无法得到那个时代的支持，也无法指望在他们去世后他们的作品会立刻升值。音乐家和画家不一样，没有一个音乐家会用他们的手稿——像那位伟大的弗拉芒画家那样——以欺骗的手段去赚钱。这位画家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用他死后的荣誉来挣钱，于是他让妻子到处散布他已去世的消息，然后把那些他一直用来糊墙的画卖个大价钱。

一位艺术家在世时不管他的作品是否受欢迎，不管他的生活多窘迫，去世后他的作品都会比他在世时得到更多的赞扬，被赞扬的还有他本人的品质。未

来的音乐历史学家会高度评价优秀的艺术天才。与那些只注重表面成功的人相比，天才才会受到更多的欢迎，虽然这样的成功者的作品需要更多的乐器来演奏，需要一群又一群的女高音一遍又一遍地演唱。

肖邦把自己禁锢在钢琴中，在我们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他具备了一个作曲家最重要的品质，即他正确地评估了他最有把握的表现形式。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还伤害到了他的名誉。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如果具备像肖邦那样对旋律与和弦得心应手的掌控力，都会抵制住其他形式的诱惑。委婉的弦乐、悠扬的管乐或铿锵的打击乐，我们始终相信这些远古时女神们使用的乐器，能给我们带来即兴的快乐。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信念，才使他将自己流放到如此荒芜的世界，这是一种怎样的热情，才能让这位独特的天才在令人绝望的荒漠中收获丰硕的果实！他固执地放弃了自己的直觉，在不同的乐器中寻找各异的音乐效果，将那些

本来破碎的音符带进一个有限但却更理想的世界。他对自己选择的乐器的未来充满自信，这种自信使他主动放弃了经验主义。这种思潮非常流行，没有人认为会从经验主义的通常解释中获得如此伟大的想法，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尝试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他对钢琴的忠诚只是出于喜爱，没有任何其他原因，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钦佩。这使他可以拒绝流行的倾向，拒绝将打碎的旋律喷洒在上百个谱架上，并让他能够传授如何省时省力地将艺术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进行精细加工的技术。

肖邦没有创作宏大的管弦乐的抱负，他只满足于在象牙琴键上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他没有减弱作品的力量，没有去装扮管弦乐的效果，没有让自己成为一名风景画家——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他如何用朴素的铅笔创作图画。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于只去思考那些作曲家的伟大的名字，他们必须有六部歌剧，六部清唱剧和各式的交响乐。我们徒劳地要

求每一个音乐家去做每一件事情，甚至比这还要多一些。无论这个观点如何普遍，其公正性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在什么样的成就更难以取得，或者比较哪位史诗的作者更优秀，实际上他们都展示出了创作伟大作品的能力。我们希望有一套评估标准来评价音乐的具体部分，如在美术上的标准。例如绘画，20平方英寸的《以西结的愿景》和吕斯达尔的《公墓》被认为是名著，要比那些大幅的绘画价值更高，即便它们的作者是鲁本斯或丁托列托也不行。在文学领域，贝朗热的伟大难道不是因为他把思想浓缩到他的几行歌词里？彼特拉克的声誉难道不是来源于他的十四行诗？那些一遍又一遍朗诵他的诗歌的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关于非洲的长诗？我们承认偏见会消失，因为他们都认为能写出像舒伯特奏鸣曲那样作品的艺术家要比创作平淡歌剧的艺术家更优秀。在音乐领域，我们还要考虑到作品的雄辩和思想情感的表现力，不论作品的规模或表达的方式如何。

在分析肖邦的作品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高层次的魅力，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独特而讲究的和声。他的作品充满魄力，情感丰富，生机勃勃而又不失清晰；独特而又不堕入粗俗的空想；雕琢而又有秩序；装饰豪华却从不掩饰质朴的雄辩。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就充满了这种和谐。可以说，他为音乐风格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他的作品大胆、卓越、引人入胜，优雅中蕴含着深刻，魅力中充满着科学。我们很难彻底摆脱对它们的迷恋，从而对其理论价值作出冷静的评判。它们的价值已经被发现，但要作出更高的评价，还要等到仔细检验肖邦对那个时期的艺术影响之后。

我们要感谢他为我们带来了音域广阔的和弦、琶音和半音的曲折，那段段附加的音符就像点缀在旋律中闪光的露珠，类似的装饰目前只在意大利学派的装饰唱法中才能听到。钢琴真实地模仿了声乐中的装饰，虽然听起来还有些单调和陈旧，但肖邦让其中充满了新颖、惊奇和变化。

虽然不适于声乐，但用乐器演奏的效果却非常完美。他发明的令人钦佩的和弦进程使作品变得庄重，在轻松的主题中又不显张扬。什么是主题？难道不是它酝酿的一个思想，和它一起跳动的一种情感，进而升华放大，使之变得高贵？他的名著《喷泉》中的忧郁、含蓄和智慧是多么轻柔，虽然这个主题是如此熟悉，标题又是如此朴实。同样谦虚的标题和主题，还有他的那些练习曲和前奏曲。尽管肖邦作品的标题是如此低调，但风格不失完美。他的所有作品都带有天才诗人一样的鲜明印记。在创作生涯的初期，他的作品充满了年轻的活力。此后的一些作品虽然更精致更复杂，内容也更丰富，但却失去了这种活力。这种活力在他最近的作品中已经彻底消失，这些作品过于敏感、兴奋，暗示着他痛苦的处境和疲惫的心情。

在这里，如果我们想用学院式的语言讨论钢琴作品的发展史，就会破坏这些作品的完美。肖邦的作品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他的小夜

曲、叙事曲、即兴曲和谐谑曲，这些作品中有太多从未听过的精致、大胆而独特的和声。我们还要分析他的波洛涅兹舞曲、玛祖卡舞曲、圆舞曲和波莱罗舞曲。而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也不适合进行这样的讨论，只有多声部和低音领域的专家才对此感兴趣。

他的作品中充满着情感，这种情感让他的作品声名远扬，虽然它来自肖邦独有的浪漫和自省的性格，却能够立刻引起大众的共鸣。被他的流放所打动的人们，被他的爱所感染的人们，以及没有给予他更高荣誉的祖国，都被这种情感所感染。他不仅仅满足于在自己熟知的领域里用他的优雅和完美取得的成功，他还希望用古典主义约束自己的空想。他的奏鸣曲和协奏曲的确迷人，但我们察觉出更多的是吃力而不是灵感。他的创造力中蕴含着冲动、傲慢和想象。只有在他彻底摆脱这些束缚时，我们才能看到他的魅力。他无法强迫自己的思想，每当他试图去服从别人的规则、制

度或分类时，就一定会对自己的天分施展。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只有在摆脱一切束缚，顺从自己原始的意志和不羁的天性中起伏不定的冲动时，他的魅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他渴望在这两个领域获得成功，可能是因为受了朋友的影响。他的这位朋友是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是这个国家第一位浪漫诗人。早在1818年，他出版了《先人祭》（*Dziady*）和浪漫民歌，确立了斯拉夫文学的一种风格；后来他又出版了《格拉席娜》（*Grazyna*）和《华伦洛德》（*Wallenrod*），向世人证明了他可以克服古典主义对灵感的束缚，在保留古典诗人经典歌谣的同时成为一名大师。我们认为肖邦的这种类似的尝试并不成功。在他优雅的概念中飘忽不定的形状对我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在规整死板的模具中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无法将潦草和阴影一样的犹豫放入僵硬的轮廓，如此去掩饰这个轮廓，就好像用飘动的云雾去遮挡洁白的

仙女那样。她们在耀眼、变幻不定的云雾中时隐时现，凡间的人们偶尔能模糊地看到她们迷人的倩影。

然而，在这些尝试中，有些风格却显示出少见的气势，有些段落非常精彩有趣，如第二协奏曲的慢板。他非常偏爱这个作品，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它。其中的装饰设计是最精彩的部分，而主乐句的音域也非常宽广。期间还夹有宣叙调，使用一个降调音符，看起来像是一个对照乐节。这是一部几乎完美的作品，时而轻快，时而悲怆，好像徜徉于一处充满快乐的山谷，那里景色优美，洒满了夏日的阳光，更衬托出凡间的痛苦。甚至在无比壮丽的外表下，人们的心还是被苦难和无法挽回的悔恨紧紧纠缠。这种强烈的对照被和声与渐弱的阴沉托举着，任何粗俗和鲁莽都无法破坏感染力中的和谐，一面是令人伤感的欢乐，一面对苦难的安慰。人们无法静静地走过第一奏鸣曲中的《葬礼进行曲》。这首作品第一次在他自己的葬礼

上由管弦乐演奏。没有比这首令人心碎的乐曲更能表达人们的泪水和哀思了，陪伴他庄严地进入最后的长眠。人们对他的离去是如此悲痛。我们听到一位波兰人讲过：“只有波兰人才能创作出这样的音乐。”整个国家都在为他的离去而哭泣，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巨大的悲痛，无法体会神圣的哀伤。哭泣、音乐和钟声伴随着漫长的送葬队伍走向静静的长眠之地。强烈而神秘的渴望，对怜悯、慈悲和正义的虔诚祈祷，点燃了每一盏烛光，照亮了每一座陵墓；悲痛的花环和神圣的光环笼罩着崇高的托付；殉道者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坚韧，所有这一切都回荡在这忧郁的歌声里，祈祷的声音令人心碎。

女人、孩子和牧师心中回响着无法抗拒的圣洁和渴望。我们感觉生者不仅是在悼念一位复仇的勇士，也是在悼念永远失去的一代英雄，他留给人们的只有哭泣和葬礼上的歌声。而这哀伤的挽歌却又充满了香醇，让我们很难相信它

来自尘世。人类忧伤中狂野的激情在乐曲中像是被威慑冷却，随着距离渐远而变得平静。它把我们带入深刻的冥思，如同天使的歌声一样在天堂飘荡，一个民族悲痛的哭声响彻在上帝的殿堂！这是由天使奏出的人类悲痛的呼唤！那些哭声，嘶哑的嚎叫，褻渎和狂怒的诅咒，一刻也没有打破这哀叹中庄严的悲伤。它像耳边低语的天使在有节奏地叹息着。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张悲伤的古典面孔，也没有卡桑德拉的愤怒、普利亚姆的臣服、荷库巴的狂躁和特洛伊战俘的绝望。庄严的信念正在涤荡伊利昂城幸存者的痛苦和绝望中的懦弱，他们的悲愤不再带有凡间的虚弱。它从浸满血泪的土地上兴起，飞向天堂，向上帝发出恳求；它已经对尘世彻底绝望，向最高的裁决者发出祈求。它的祈祷是如此强烈，以至我们的心也被这庄严的同情所粉碎！如果我们指责肖邦其他作品缺乏这个作品中压抑的情感，那是一种误判。肖邦绝不会这样做。也许人类